



論語集註大全 十七十八



2802  
22-14





陽貨第十七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義君之小人  
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  
相次也

陽貨欲見云云文林貫旨  
云欲見是欲孔子來見也  
不見是不肯往見陽貨也  
蒙引云貨既瞰孔子亡而  
歸之豚使孔子而直往拜  
之則中彼之計使孔子而  
不拜之則失已之禮故夫  
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  
蓋欲其內不失已之禮外  
不申彼之計不意遇諸塗  
○又云歸饋也與也○正  
義曰豚豕之小者○存疑  
云問聖人於公山佛勝之  
召皆欲往陽貨欲求見則  
不見何與曰公山佛勝猶  
與有可回之機陽貨則已  
知其不可回耳○韓退之  
筆解云時當為待古音亦  
作時南人音作遲其實待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  
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  
性餘皆為學修身之事  
做戒嚴切之辭為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  
公五年

季平子卒既葬  
陽虎囚季桓子欲泠  
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  
氏



為待 集註陽貨季云云  
正義曰陽貨陽虎也蓋名  
虎字貨○通義金仁山曰  
陽貨初事季平子至定公  
二年九月囚季桓子逐仲  
孫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  
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秦  
蒯六年又盟公及三桓於  
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八年  
遂作亂 歐漢書註俯視曰

謂孔子曰云云揚明云仁  
是行道濟天下意不可言  
不是仁好汲汲意從事濟  
世從王之事○然犀解云  
日月逝者積時為日積日  
為月非指在天之日月○  
文林貫員云不我與猶言  
不可留○徐岩泉曰兩不  
可皆陽貨自言也故下文以孔子曰別之○蒙引云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  
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至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之不  
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

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  
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  
孔子之亡  
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朱子曰貨之歸  
豚蓋以太夫自  
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  
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  
胡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陳氏  
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  
貨語皆  
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  
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  
與辯  
若不論其意者  
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  
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  
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  
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  
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  
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  
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  
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集註不復與辨云云合喙  
云辨者辨其譏諷之言論  
者論其譏諷之意

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



欲其稱也合喙云稱者對酌事宜當如此報答所謂稱物平施也非謂彼以瞰云來我以瞰云往為相稱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宋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

細註楊子法言云五見法言第六五百篇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交際而見處事之推

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未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好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



信道吾未之信也。字如。采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誠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命去見他，不為誠。到與他說話時，只把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啟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誑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陽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誠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置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于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

細註 孟子曰苟云云見萬章下篇

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未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心，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存所誑，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



子曰性相近云云揚明云

性是天命之性相近據性見在言謂人性同一善而無惡者就人為說相遠是因習不同善惡大相懸絕

○宜照解云遠近二字當同異看非相去之遠近○方孟施曰近字只參氣質

看蓋性不異而載之者異如萬朵桃花隨風飄落或臨茵席之上或落糞溷之中有不幸之殊花瓣之春色則一也○蒙引云既兼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性是如何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常為之主故

云○又云性相近只說中人上下者耳○又云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

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質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未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宋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

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

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絕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為聖稟得濁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善而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可而後遠爾若得清者必好學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學不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學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學亦為小人之歸○存疑云此是聖人

凡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言此欲人慎於所習也謂人之善惡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相遠皆以為出於性矣然他性本自相近豈至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習使然也非性也性之所以相近者蓋理在氣中雖不能不因氣之

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孔子是兼言孟子是專言何相近之

有哉宋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本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

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勺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下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



清濁而有美惡然其理初未嘗失故其分數相去不至甚相遠也惟夫有生之後欲善者習於善欲惡者習於惡善者則為大聖為大賢惡者則為巨奸為極惡人品於是始懸絕地位於是始相遠耳然則人可不慎於所習而盡誘之性哉○習不可說美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質美者習於善則亦善矣○夫子言性只此兩言駁辭言成之者性繼以仁智為言亦是此意後來孟子始說性善曰性善則一而已不可以相近言然其所以相近者寔以性善任其中是知夫子之言寔該孟子之意

此而言也○兩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

集註性兼氣質云云存疑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以理兼氣故曰性即是理

以其初云云蒙引云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

云云子滕文公篇性善章註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云云

之言性善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註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氣質言性而為觀成之辭

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汗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

細註伊尹曰習云云書太甲上篇補註

文淵閣四庫全書



子曰唯上智云云行明云云此又發上章未盡之意○  
文林貫旨云惟是獨○然  
犀解云不移是言不移非  
不可移乃不能移也○蒙  
引云上智下愚亦是氣質  
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  
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  
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是也程子  
之說分明與孔子不合王於垂訓則可故朱子置圈外

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  
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  
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  
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  
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  
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  
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  
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  
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  
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  
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  
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集註程子曰人性云云存疑云程註是說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蒙引曰惟其不  
知是以不肯惟不可是以不能同處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此說可以斷之矣

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然也語其

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

理言程子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

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宋子曰拒

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  
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  
為自棄者有懦弱  
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細註孟子言天云云見告  
子上篇

集註自暴自棄字離婁  
上篇云自暴者不可與言  
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



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使疾。聞見甚敏。才力

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不可與入。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於善耳。

則誠愚也。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

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

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畢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



或曰此與云云通義金仁山曰當從此說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一定之質而為徽戒之辭

子之武城云云文林貫目

云之見往○揚明云絃是絲聲歌是人聲○燃犀解云城以武名用武之地○蒙引云絃歌相連字歌必叶於絃歌如是絃亦如是○通義許白雲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話絃歌以琴瑟和歌也以禮樂為云云蒙引云禮樂不專指絃歌惟以其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絃歌特禮樂中物事耳

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性善惡性也智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不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通考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集註武城通義金仁山曰武城今沂州

夫子莞云云燃犀解云細蒲曰莞小而柔也○蒙引云夫子莞爾而笑者以眾人多不能用禮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也○又曰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微言徐鴻洲曰夫子牛刀之語不是小武城正恨不得用之天下耳未乃自任為戲者子游終是而微意難言也

###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子游對曰云云存疑云學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此聖人平日所言也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理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事君事長之義故易使○蒙引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孔子說此時未必專謂禮樂而禮樂固在其中矣禮樂亦道也故註云何必用大道○莊九薇曰小人學道則易使是身從於教化非專指服役而言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入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

集註君子小人云云蒙引云大註言君子小人皆不



可以不學此只是貽本文  
兩句虛說不可入武城事  
下文左言故武城雖小亦  
必教以禮樂此句自分明  
了蓋武城雖小然人人皆  
當學禮樂如何得不教他  
○存疑云此言君子小人  
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  
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  
邑人皆絃歌是亦學  
道也

子曰二三子云云通義東  
嘉史氏曰以禮樂化民在  
先王盛世本是常事雖武  
城岩邑又何獨不絃歌但  
世至春秋教化陵夷雖非  
岩邑亦未見其有絃歌者  
蓋絕無僅有之中不覺如  
此喜之深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禮為為治之本

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征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任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賦畝間教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采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

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絃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



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耶○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耶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纜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入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

公山弗擾云云焦竑曰叛人不召逆黨而召聖人分明無為惡之志故夫子云云○蒙引云弗擾召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時此以

人攬魯邦域之中而畔若不得祀馴化魯未可為也故夫子姑欲往焉耳覺路楊慈湖曰夫子東周之想無可不用行一旦有人知以禮召恍若吾道有興機不覺本懷觸發故欣然欲往乃情之所寄耳○揚明云欲是且然未必然意○直解云公山弗擾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乃為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厚齋馮

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

子路不說云云文林貫旨云未之猶言無所往也已  
是止而不往意  
公山氏之之又云上之字  
虛下之字作往

子路不說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說音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云云揚明云

豈徒言必用也意○代醉  
編曰明道先生曰孔子必  
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忍  
為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  
君也上下孔子曰吾其為  
東周乎吾不為東周也周  
轍不西王綱解經孔子作  
春秋託始於平王蓋傷東  
周之衰也刪詩於王風首  
錄黍離曰悠悠昊天此何  
如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  
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販  
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  
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八  
兮西方之人兮故弗狃佛  
脫之召孔子皆欲往究而  
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  
也左傳其將伐魯叔孫轍  
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  
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  
惡而欲廢宗國不亦難乎  
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  
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  
附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  
矣或曰傳謂興周道於東  
方非平日是未喻乎字之  
微旨也若曰吾其肯為東  
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或  
曰不狃佛附皆以叛書何  
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

下無不可有為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

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孔子曰公山弗擾以

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彼

孔子而不欲往是滯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

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

徒矣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

曰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况知宋國乎由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  
顯更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當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  
其書不狃佛附之叛又何怪乎○表了凡曰夫子欲往不徒興一僭亂之叛臣亦不徒興大夫及  
諸侯直欲興東周耳時周  
已東遷故曰東周說者謂  
夫子欲興周道於魯則不  
會尊周本旨矣○黃葵峰  
曰言使魯舉行周道於東  
不是欲尊為天子繼文武  
而治也○吳省菴引躍云  
吾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  
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於  
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  
於道意○通義許白雲曰  
孔子必不助畔人弗擾是  
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  
欲遷善亦未可知或能化  
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  
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必  
不為惡人所深見南子陽  
貨欲往弗擾佛附之召此  
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

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附  
召亦然○采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  
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  
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  
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  
用我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  
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  
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  
○問弗擾果能用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  
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  
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  
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  
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  
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  
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



子路不能曉故時之然當弗擾之召時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與周道於東方○通義東嘉史氏曰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聖人故欲見而召不害其爲有嚮慕之誠虎非不可來見乃欲聖人往見之則無尊德樂道之誠矣既不得見又瞰亡而歸之豚則其意愈譎矣且一人雖皆欲去三桓豈不狃則真有意於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爲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吳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其用心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而於弗擾之召則欲往殆謂是欤○微言王觀濤曰魯在周之東使魯一遵周道而禮樂法度穆然振舉則周道東矣與魯即以興周非繼周而貞之謂也章圖云右第五節鄒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不忘天下之心

存疑云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又云恭雖王容寔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心之所由在而理所由得也蓋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心存也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蒙引云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乎宅心以寬爲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爲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知新日錄鄭申甫曰折而言之曰恭寬信敏惠合而言之只是一仁

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爲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之道如問衛君待于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爲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纒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爲人擔當事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生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事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



不幽揚明云人不敬輕慢

定以使人揚明云人皆感

我之愛而自樂為我役使

意

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

心存心之德常存理得事

之理不失兼體用專言之

仁○蒙引云心存則理得

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

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偽敏

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

皆理之所有故心存則理

得矣

所謂雖之云云

則子路篇

輔云云蒙引云勉齋之註

未嘗輔氏所謂恭則仁之

著諸語及仁之體用字句

恐皆非本旨

敬夫云云通義程復心曰

集註所至專言之仁也南軒所

常存理得是事之理不失五者

以五者及覆推之則又當有

則意之心生而無所容矣必寬

欺詐之意起而必忽於事矣必敏

可以不寬徒恭而不寬則必過於嚴厲

貸而終流於偽矣信不可

以不敏徒信而不敏則或

惰於事為而終非實矣敏

不可以不惠則或急於計

功而終少恩矣此所以先

後輕里終始相因又各有

其序也乃若五者俱非恭

不行夫子所言雖攝子張

之失而告之然後克已復

禮之工脩已安人之效亦

莫不自此而入雖行於天

下必如是可也

六言六蔽見此篇後章

五美四惡見堯曰篇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

求行之道在兼入事理言

論語十七

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

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心一有間斷之時則必矣

是理一有齟齬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

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而後其心公平其

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

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

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

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

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

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

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

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

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

指不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

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

氏曰五者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

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

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

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

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

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

恭為主亦與胡氏釋于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為主

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

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

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

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

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朱子

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

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太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

語

言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語



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  
回賜則智足以知夫子矣  
他弟子豈都不疑然都不  
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

此又子路優於諸子處○  
然犀解云時晉室衰微政  
在大卿趙簡子與范中行

相攻其臣佛胎據中牟欲  
是未然之詞○覺路孫文

豹曰按平王東遷岐豐故  
都沒入于秦當時魯衛宋

鄭諸國小弱不振其強大  
稱伯主盟中夏者惟齊與

晉耳當時齊景公老不用  
夫子始不得已而行耳此

一番欲往佛胎之召實欲  
感化佛胎悟聽吾言東身

歸晉乘此假晉與周此夫  
子欲往本意也

正義曰佛胎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宰以中牟叛○通義金仁山曰史記云佛胎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胎叛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考又世家曰簡子名晉卿實專晉

○吳氏程曰中牟今屬汴梁路○圖史合攷曰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濮陽西佛胎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爨衣就鼎佛胎脫屣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請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悅者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懾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

子路曰昔云云蒙引云君

子不入以其能流人也子

之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流

也○揚明云為不善指逆

理之事者字作人看

集註流夫子通義曰流靡

根及汗也

子曰然有云云蒙引云然

有是言也指君子不入之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行無稱問不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胎召子欲往佛音彌胎許密反

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冉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

子不入也佛胎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胎之流也流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

正恐其汙已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流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

集註佛胎晉云云存疑云佛胎者起鞅之家臣因鞅叛而亦據中牟以畔○正義曰佛胎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宰以中牟叛○通義金仁山曰史記云佛胎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胎叛註引孔安國註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索隱又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濮陽西按中牟今在東京西七十里河北中牟未有所考又世家曰簡子名晉卿實專晉

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流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

山佛胎亦豈能流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擊乎磨而不磷不自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平聲希問公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言也謂之不自不曰者言  
我向日固有不入不善之  
言也亦獨無堅者磨而不  
磷白者涅而不緇之言乎  
○又云此必亦孔子所嘗  
言也言吾固有所是言矣又  
○爾當以此言律我而不  
以向所聞者泥我也○存  
疑云蓋不善不久之言為  
堅白不足者言也堅白若  
足又不可以此論矣子路  
之言以之自處則可以之  
處聖人則非也○揚明云  
有是言謂昔日我曾有此  
言語○文林貫旨云然是  
言其有此理有是言指親  
為不善不入之句說○徐  
岩泉曰古人有守堅白之  
學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久是也然堅白之學也然雖至堅未有不磷雖至白未有不緇者吾不曰堅  
誰能磷之吾不曰白誰能緇之堅白尚落色相也

那物也以深字五色皆用得溼則只是深黑故曰深息也息字活非謂深那息物也  
吾豈匏瓜云云蒙引云匏瓜只是物此是指摘起底匏瓜故言繫非在蔓之匏瓜也○存疑云  
匏瓜之喻是示已當為世用之  
不如是自然為世用以斯  
道濟斯民若閉門之不出  
而無意於人世是亦匏瓜  
而已可以人而不知匏瓜  
乎○圖解云坤雅云長而  
瘦上曰瓠短頸大復曰匏  
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瓠  
苦瓠其復有長短之殊定  
非一物也係而不食以苦  
故也○五雜俎云匏亦瓜  
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  
苦之異其苦者為瓠詩所謂  
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為匏  
不可食但可用以渡水而  
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  
深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食言但可說而不可食  
也注者乃以繫於一處而

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論之子路意  
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胎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  
自信不尚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  
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  
學步邯鄲之患也○宋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  
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  
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  
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  
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  
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  
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  
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瓜音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是

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  
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  
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  
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  
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  
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慰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  
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  
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  
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胎之召而其操縱久速  
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  
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子路欲張公  
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  
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胎之畔太  
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  
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任止久速其  
權在我彼何足以強之又豈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



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瓜古亦通用廣雅曰匏瓠也云云○張鼎思瑯邪代醉十一云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係于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同義○徐岩泉曰匏瓜所繫是根蔓處不是人把匏瓜可資於食故未有空繫而不食者若繫而不食是匏瓜置於無用之地焉虛生矣非夫本意吾道有資於天下萬世既資於世必不可置於無用之地吾負此道而置之無用之地亦虛生也天之生我之意不然○此必夫子因偶見匏瓜而云然如指其掌之意就所見論即詩人因物起興之意

而未可遽行也至論聖人之仁知則又因程子之說而發明之生物之仁天地之心無所擇也知入之知聖人之事有所別也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焉夫弗擾佛胎之召夫子欲往者無不可也不絕人之仁也然終不往者無可也明廢物之知也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不忘天下之心

為之微機在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

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

夫子於公山佛胎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

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

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

之智也程子曰佛胎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

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

擾佛胎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

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

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

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諭之爾子路於公山氏

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胎恐其

逸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逸已之意○夫子於佛

胎之召但謂其不能逸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

簡要去做○問佛胎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

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

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

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導道叛逆終不能改故

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開霽有些光明又

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

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

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

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

球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

入者有不

可教也



子曰由也云云蒙引云夫子直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於學以知其蔽也故下文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智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居吾語女禮君子云云曲禮上篇陳滯註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好仁不好學云云存疑云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為愚所蔽餘做此學所以去蔽也不學則有所蔽○勇是作為果敢剛是本体堅勁今說入勁直是此意思○亂是犯上作亂是勇之正理有所蔽不當勇而勇也○狂解躁率亦云狂妄是徑情直行妄作妄為無所顧忌意思是剛之正理有所蔽不當剛者蔽字要看得明白如目前正經大路當向被物蔽了都不見得却見從偏旁去愚蕩賊絞亂狂皆是見從偏旁去也○蒙引云好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惟學以明其理則

則自無此蔽而仁其所當仁矣愚謂愛人而失已也○好智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蕩用心於虛無之地也○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不可只說害事說害事不與做賊賊者害人之名要得此意出人抵只要自家信便顧不得他人利害便至害人矣言物者兼人○好直不好學則許以為直而絞矣為其無舍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無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著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大言大之狂剛惡也剛就体性上說勇就敢為上說○泰伯篇注云絞急切也大全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補韻云絞刺也人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無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

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

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



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通義程復心曰六言謂仁知信直勇剛之六言也是六者皆人之美德苟能學以明之則存於中者固有識本然之理而發於外者固有識當然之則矣人之好之是秉彝之良心也然徒好之而不知學以明其本然之理則隨其意之所向而各有所蔽是以其發也皆失其當然之則而又陷於惡焉故好仁不好學則蔽於愛而為可陷可罔之愚好知不好學則蔽於通而為窮高極廣而不知止之蕩好信不好學則蔽於固守而賊害於物好直不好學則蔽於徑行而詐人之私好勇不好學則蔽於敢為而或至於作亂好剛不好學則蔽於不屈而或至於為狂是以君子惟學之為貴

窮高極遠蒙引云窮高直說極廣橫說○四字見禮記樂記

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知而不知學乃所以罔○南軒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行時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而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關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學以知言

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天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入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歸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



子曰小子云云燃犀解云何莫字是惟而語之詞○蒙引云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

詩可以興蒙引云關雎性情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誦關雎鄭衛之詩則可感發志意○千百年眼湛甘泉曰興也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表了凡曰興者志意相為觸發如仆者之忽起○存疑云詩之所言有善有惡讀之則好善惡惡之心勃然而興故曰可以興○講述云興以心言觀以行言詩有美惡使有美刺學之則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是謂可興亦可觀

可以觀蒙引云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誦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微故可以觀所謂考見得失者合於理則為得悖於理則為失也○蒙引云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

可以群存疑云詩人之情和而不至於流如鹿鳴卷阿之類是也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眾則亦和而不流矣故曰可以群

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考宋氏公遷曰太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馳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為血氣之勇也若下莊子之勇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為理義之歸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厚齋馬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宋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擊

可以觀蒙引云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誦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微故可以觀所謂考見得失者合於理則為得悖於理則為失也○蒙引云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

###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勉齊苗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以為觀已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左為盡

### 可以群

和而不流

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可以怨存疑云詩人之情

怨而不至於怒如凱風所  
父之類是矣讀詩而有得  
焉用之於處怨亦能怨而  
不怒故曰可以怨○講述  
云群以處常言怨以處變  
言詩人性情之正有和而  
正者有然而正者學之則  
可以常而處眾不至於流  
是謂可群可以變而處怨  
不至於怒是謂可怨註二  
句與上二句一例俱就學  
者言○蒙引云凱風之怨  
親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  
其室七子自責猶曰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是怨而不  
怒矣祈父之怨者只曰祈  
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  
恤祈父軍師也不敢斥王  
也是亦怨不怒也

事廢豈不違啓處  
之屬則鳥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

緒餘以為國家其士宜以治天下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勉人學詩以為  
為事之本

平謂作魚云云蒙引云此  
為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  
高叟之為詩也同與上章  
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  
微言徐岩泉曰二南人情  
物理備矣真聖門調養身  
心之法也不可行根無所  
見來人情物理上不通透  
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室  
礙故曰面牆○存疑云正  
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  
也曰正牆面倒用耳○宜  
照解云矣乎是命其學不  
是問其學與否  
高叟為云云見孟子告子  
下篇

可以怨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  
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  
各當乎理  
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  
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  
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二者舉重而言  
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邇之事父云云通義程復心曰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詩固備  
矣五者之中君臣父子其重者故特舉而言之其曰邇曰遠則所包者闊矣○蒙引云誦詩我之  
詩則近而事親之孝可得矣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誦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曰王  
事廢豈不違啓處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  
讀是經是經指詩而言

經者所宜盡心也

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  
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  
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  
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  
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  
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厚齋馮氏曰為如  
周南召南詩首篇  
為猶學也  
高叟為詩之為

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  
齊家之化於修身疑求之

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  
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

集註周南召南

論語十七

二十



詩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周

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  
王辟國浸廣使周公為政  
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  
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  
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  
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  
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  
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  
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  
豐為雍州之地為西北而  
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  
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  
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  
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學者  
心當學之也

所見一步不可行有知行意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學詩以為修身齊家之本

子曰禮云云揚明云云云字指今人所常言○鄭申甫曰云乎哉警醒人處竟不說破○蒙引  
云聖人嘆禮樂之為禮樂非末文所能盡也○直解云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專事其末而不知  
探其本也故發此論說道先王制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固未有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個恭敬  
誠懇的意思存之于中然  
後用玉帛以將之若無是  
敬則雖玉帛交錯不過虛  
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  
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  
王作樂以養民德導民和  
固未有用夫鐘鼓者然  
必先有個欣喜歡愛的意  
思蘊之于心而後用鐘鼓  
以宣之若無是和則雖鐘  
鼓鏗鏘不過虛器而已然  
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  
鐘鼓云乎哉

論語十七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  
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  
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  
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  
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  
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  
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  
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  
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  
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  
故其樂章以南各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  
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厚  
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  
未心踐言而復生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

細註治岐云云詩註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  
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  
鼓則為樂發如英華  
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  
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主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  
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  
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  
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







子曰色厲云云蒙列云色厲而內荏色對內言凡形

於外者皆是如論篤亦色莊也此以當時在位之大  
人言故曰譬之小人○言  
今有一等人色尚嚴厲似  
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一  
般而內實柔弱甘於利而  
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  
名而常畏人知譬之於下  
人其猶那穿窬之盜也與  
蓋穿窬者內懷為盜之實  
外飾非盜之狀都是怕人  
看破他的意思○摘訓云  
穿窬者為小民中之盜也  
色厲內荏者則亦為大人  
中盜矣  
孔安國曰窬窬牆○通義  
吳氏程曰窬門邊小竇又  
窬戶穴垣為空也古註釋以踰牆蓋以字學作踰牆故也

集註穿踰牆

無實盜名云云蒙列云大註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者蓋此等盜名於世而畏人知猶穿窬者於  
物於人而畏人知也○發明云此不是無實盜名無實但無惡耳亦非惡也若內荏者其心上已  
自有實惡而假裝顏色以欺人  
而畏人知者耳非竊剛之  
名而畏人知也註中無實  
盜名四字未甚的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即矯偽之人  
而為微戒之辭

子曰鄉原云云知新日錄  
高中玄曰鄉原德之賊也  
註云鄉者鄙俗之稱然否  
曰只是一鄉稱原人而已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聞然  
媚世衆皆悅之自以為是  
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  
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  
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  
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  
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鄉

論語十七

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始入而不仁如禮何章  
集註舉季氏人心不仁矣亦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  
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  
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  
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  
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借藉其文而  
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  
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  
天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

此章戒人色莊之意  
審反與  
平聲

厲威嚴也在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宋子曰不直心而私意  
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  
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是如此外面恇地裏面却不  
恇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  
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  
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  
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  
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  
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  
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  
盜○全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  
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  
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  
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章嚴似此心







子曰道聽云云覺路云此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塗說只形容入耳出口略無停蓄的象勿認真○蒙引云道眼下降也全是前頭路謂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又云於此有入路上才聽得一旬善言不知存之於心以行之於身到前頭就與人說了如此則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德之棄也蓋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蓄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過○洪覺山曰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

集註難聞善言

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比得各人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新安倪氏曰此

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云云通義許自雲曰本註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俱全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脩乃自棄其德耳

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畜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知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自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入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



子曰鄙夫云云蒙引云鄙夫者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姚承菴云鄙夫是貪鄙無恥之夫○楊明云與字作共字與哉二字深慨其不可與○存疑云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爲此事也士者則相與以爲學人臣則相與以事君商賈則相與以營利無有特立無與者○集註陋劣通義兵氏程曰劣音埒弱也鄙也

其未得之云云文林貫旨云其字指鄙夫○濮貞菴貞義云此極狀鄙夫之情狀見其所以保國之由也思得是其情之始思失是其情之終無所不至則是要其情之極

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通旨宋氏公遷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此德字是即入心之德而言之德之賊此德字是指有德之人而言之此類最難辨以其語勢相同而義畧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尊尊是即入心之德而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平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

其未得之也思得之既得之思失之

也鄙也

苟患失之云云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淺說云夫既患失之則何事不可爲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何氏曰思得之謂思不能得之胡氏曰思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

小則吮祖克反癰舐神紙反以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

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

屬也癰疽和反舐痔漏下病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上敷山肉反吮之上不藥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齟齬齟任客反齬也齟出其膿血太子齟齬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齟之太子



細註 雲峯胡云云 蒙引云

雲峯以剛惡柔惡看來不  
必分剛柔只分大小但是  
能吮癰舐痔者必能殺父  
與君

集註 許昌云云 蒙引云許  
昌地名靳是姓裁之字也  
性理中載朱子曰胡安國  
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  
發後得之上蔡為多○通  
義金仁山曰許昌穎昌府  
也胡文定公安國少長入  
大學同舍有穎昌靳裁之  
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  
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  
以是學問益疆識致且明  
胡氏寅文定子故得聞裁  
之此言而引之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小人專君卑陋之趣

論語十七

二十七

子慚 跡是漢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舐痔是柔惡  
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  
之一字  
○胡氏曰許昌靳 居觀 裁之有言曰士之品

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新安陳氏曰功  
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  
認貴仕為功名非矣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  
即孔子所謂鄙夫也爾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

也嗟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  
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  
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拘而  
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

細註 在尺直尋見孟子滕  
文公下篇

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  
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  
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  
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  
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  
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  
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  
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  
○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  
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  
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節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  
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  
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視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  
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  
曰孟子曰鄙夫寬謹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  
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

論語十七

二十八



子曰古者云云揚明云古者是中古疾指氣質之偏○文林貫目云或是未必盡然意○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古是氣質之偏疾也今是留俗之變則疾矣

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舍廩若歸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所謂疾今亦亡與無通之傷俗之益偷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一亡不

古之在也云云淺說云氣數自厚而日入于澆習俗自厚而日趨于薄故今之民亦往往不能如古之民古之民有三疾今之民或併其所謂疾者亦無之矣○蒙引云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口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潛室陳氏之說所以害道也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依雲峰分知行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言○又云詐如何謂之愚行險僥倖挾私妄作未有不踰於禍者則亦愚而已矣○存疑云忿兇忿也是箇剛惡模樣戾乖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矜者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差為太

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廉謂稜角峭與峭同

厲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

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

威也漢書李廣傳威稜懾乎鄰國註李奇曰神靈之

厚齋馮氏曰



威曰發也○消又云高味也廣韻山峻

細潛室陳云云存疑云陳氏氣數非止意然其論亦不可少

章國云右第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氣稟貴俗而歎時之衰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諂媚之人而為儆戒之辭

子曰惡紫云云班承菴曰此猶詩之興也專主下一句○講述云此惡似是非者上二句起下一句重惡利只說○蒙引云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以色之似者言紫似朱而實非朱故惡云云夫天下之是非自有定理非可得而亂者惟利口之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或不之察則為之顛倒而邦家亦由此而覆矣其可惡孰甚焉利口能奪正理故覆邦家○合喙云夫子特下一者字見斷乎必然之意所以人主貴辨之早而防之嚴也

異矣

宋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真伺而不原之類○兩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真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并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止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別後世

生理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

○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益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此章戒利口者所當注意

文有頁四書卷之三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雅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

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

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

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宋子曰紫近黑色

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下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且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惡惡之心上一句引起下一句

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感人之觀聽

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

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

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之不惡者以人心自

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

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

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

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

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

端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汪氏曰



子曰子欲無言徐若泉曰道不在言夫子默而識之

辨來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司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能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被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後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真捷入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彼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動靜語默皆是初不

子貢曰子如云云楊明云

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味

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

子曰天何云云微言徐若泉曰道不在言伏羲一畫天地之妙盡洩矣○錢緒山精抄曰天何一節只說得個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曰說天不言已亦不言便非夫子口氣了

是尊聖言者故疑其不言小子泛指群門人○宜照解云述是傳受○存疑云小子何述言夫子之道至大則弟子得以傳述者正以其言也今夫子如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傳述○性與天道見公冶長篇



集註聖人一動一靜云云蒙引

云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外貼聖人一動一靜都就不言處說妙道云云又云妙道精義依孟子配義與道註少有味用之別妙道精義之發發謂發見不是妙道精義在內面却發在動靜上

易乾卦象辭

集註此亦開示云云蒙引云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然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依新安謂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他日日月之喻宮精之譬天階之辨是亦窺得有天何言哉意不然如何勉强推崇得至此

無隱之意見述而篇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施教之道

卷四書大全 論語十七

言而可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

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

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

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

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其他則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

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



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  
 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教出來了如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肝若是言不能盡便是  
 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  
 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  
 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  
 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  
 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  
 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  
 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  
 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  
 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  
 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  
 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  
 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未四時行百物

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  
 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  
 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  
 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  
 之竊謂聖道明如日皇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  
 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  
 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  
 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  
 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  
 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能不求之言語而必察聖  
 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  
 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  
 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  
 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  
 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  
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  
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從  
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疏四時行百  
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  
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予欲  
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  
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  
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  
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  
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  
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二實之學此又示  
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  
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  
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  
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夫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可

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  
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  
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  
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  
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  
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  
接玄夫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  
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微菴程氏嘗提撥欲  
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  
不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  
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  
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  
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凡  
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入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  
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



儒悲欲見云云圖解云

命傳辭疾之命也出戶左  
達命于悲之時也○薛敬  
齋曰孔子以疾辭悲而不  
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  
其非疾所以整教孺悲也  
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朝然又出于東郭而使之  
知其非疾者所以整教齊  
王也○蒙引云南軒以為  
使將命者聞之非也將命  
者自是孔子邊人方其辭  
以疾之時將命者豈有不  
知其非疾而必取瑟而歌  
左知邪自是使孺悲聞之  
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  
當時下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  
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侍孺悲學之然後  
書明喪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欵

集註孟子所謂云云見告  
子下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  
見敬戒之意

宰我問云云存疑云君子  
三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  
之不可也○蒙引云三年  
之喪父母之喪也三年字  
輕○揚明云期是期服過  
一歲也已久不必三年○  
淺說云宰我問三年之喪  
以為期年亦已久矣何必  
三年也

無言耳此說就言貢身上發明其切謹附于此  
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  
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  
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  
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曰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  
天道之妙皆有為而發也又曰在天之天天人相對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其所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此章見不肖之教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學士喪禮士喪  
禮於是乎書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細註記雜記云云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上  
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侍孺悲學之然後  
書明喪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欵

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  
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  
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離之以疾  
者義不逼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  
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  
愛入之心則終無已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

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  
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  
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  
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  
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肖之教誨也○鄭  
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  
之不棄物  
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  
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感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

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周禮夏官司燹喚反掌行火之政

集註燧取火云云

知新目錄焦漪園曰火之

所在為燧鑽而取之各隨其時之方色春屬木木色青榆柳是木之青者夏屬火火色赤棗杏是木之赤者季夏土旺土色黃桑柘是木之黃者秋屬金金色白柞櫟是木之白者冬屬水水色黑槐檀是木之黑者四時取火之不同以此

春取榆云云蒙引云註春取榆柳之火此火即燧也既取此火却以禾傳之而所傳之火皆榆柳之火也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

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季夏已止也言期年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蠶采子且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恤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

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伴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燹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

時物皆變通義程復心曰鑽燧改火時之變也旧穀新升物之變也



尹氏曰云云蒙引云尹氏曰短喪之說云云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耳此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此為疑是如何則其心可知矣強韻會云勉也勤也

子曰食夫云云微言鄒嶧山曰食稍衣錦就期年外看女安於食稍衣錦也為之為期年之喪也○翼云三年之喪汝裁為期年則自期年之外即食夫稍而不為紆帶之食夫錦而不為齊衰之服子之心安乎否也既殯禮檀弓孔子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說文死在棺將遷葬柩實遇之也廣韻殯殮也

服齊衰母服喪服小記注方氏曰當心曰衰當背曰負版左右曰辟通謂之衰疏食水飲德水李琪擊蒙要訣注云疏食糲飯也水飲不食羹也至此不計閏凡十二月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要經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腰曰帶夫子欲宰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宰我子貢皆在言語之科然子貢善問而辭婉宰我辭文而意拙若此問當在其始學之時

不理會如何得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

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

敢強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

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音食嗣水飲

受以成布宋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

算成斬衰三升如今漆期音其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其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原取絹緣去聲○宋子曰緣今淺絳色小祥以緣為緣一入為緣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

深色要平經音送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

不察也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夕水

十兩為一溢以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

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菜果期而小祥

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

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天感反禫而飲醴酒

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云云 文林貫目云  
為之指行期年之喪言君  
子指仁人○宜照解云居  
處寢處正室也○燃犀解  
云居是常居處是暫處○  
存疑云故不為也只是承  
上言不為食言聞樂居處  
也今汝安則為之是為食  
稱衣錦即期年之後也○  
甲第云不為謂不為期之  
喪○蒙引云君子之居喪  
食旨不甘者心不安也聞  
樂不樂者心不安也居處  
不安者心不安也惟其心  
不安於此故不為也為字  
指食稱衣錦言拔萃解為  
字是短喪况為字即食稱  
衣錦於本文為切  
細註 曾莊公云云見禮檀  
弓篇

滕世子云云見孟子滕文公篇  
宰我出云云淺說云夫父  
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  
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懷抱之勞故喪必三年  
然後僅足以報其父母懷  
抱之恩也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自天子達于庶  
人一也○揚明云予亦人  
子也亦曾受三年懷抱之  
愛於其父母乎而不為三  
年之喪何不仁至此哉○  
國解云有字當受字看○  
甲第云愛指懷抱言予亦  
人子也亦有三年懷抱之  
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年  
之愛而甘為期年誠不仁  
矣  
深探其本云  
云通義程復心曰孝者為  
仁之本於此而闕絕之使

論語十一

女安則為之天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其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  
端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  
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  
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  
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繁而安於食稱衣錦也夫  
曾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

以日易月見史記文帝本紀

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乎其  
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  
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  
易月無復聽於家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  
今行之天下者宰  
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故深探  
他單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論語十一



不行則人之道息矣且夫  
宰我之所謂安者使其不  
求諸心隨口而言則固已  
為不仁矣若其心誠以為  
安則其不仁又甚焉此所  
以見其出而深探其本以  
斤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  
之薄如此也○申瑤泉躍  
淵三首言宰我喪欲為期  
由於不仁而忍親又言君  
子喪必三年由於不忍以  
志愛皆推其心言之故曰  
深探其本也 喪雖止  
於三年云云通義許白雲  
曰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  
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  
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俯  
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當企  
而及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親直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問與非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懷抱也又  
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  
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  
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  
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  
委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  
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范

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也 記三年間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  
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  
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踐反而及之耳  
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  
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  
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  
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  
戰栗之對方畫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  
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采子曰短喪固是不仁  
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  
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  
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  
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  
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  
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鄙  
陽朱氏曰此章論居喪定  
制而責其無愛親之心

哀公問社見八佾篇  
方畫而寢云云見公冶長  
篇

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踐反而及之耳  
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  
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  
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  
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  
戰栗之對方畫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  
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采子曰短喪固是不仁  
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  
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  
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  
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  
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  
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



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耶？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益不密髮而其在，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

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有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踐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主以禮為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天子反覆告之以安，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



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稍本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說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公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踬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夫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

孩提之童見孟子盡心上篇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焉為之猶賢乎已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焉為之猶賢乎已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焉為之猶賢乎已

物志云非造棋以教子用

物志云非造棋以教子用



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教戒眾人而致微情之意

子路曰君子尚云云存疑云君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印在其中乃大勇也何也義以為尚則當為便為無所畏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矣何勇如之故曰大勇也勇而無義在君子則為亂在小人則為盜見勇不足尚也○燃犀解云悖理曰亂凡凌上虐下皆是肆欲曰盜凡盜心盜行皆是

論語十七

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誇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太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也○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

○子路曰君子尚勇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

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勇故夫

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

答也宋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

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廷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

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

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

集註胡氏曰疑云云燃犀

解云先儒疑此章為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傳稱子路戎服拔劍而見孔子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何待劍乎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入施教而論血氣之勇



子貢曰君子亦云云合象

云君子暗指孔子亦有字活看蓋君子之於人本無不愛故問其亦有惡否曰有者言君子非徒泛然愛之理之所在亦必有所惡也○文林貫旨云君子是愛人的人亦字有疑其无惡意○補略云流乃流品之流不是不好字勇與果敢有辨勇是以氣加人剛之發就郊而言果敢質性果夫敢為勇之体就內言無禮是特強而不以禮制室是心中理路不明達○燃犀解云果敢與勇是以氣凌物果敢是本性果決敢不顧是非徑行妄做畢竟心上有蔽不曉得處剛復自用○蒙引云勇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就作事上說○直解云一說勇無禮是特強犯分的

光景果敢而室是愚而好自用的光景○又云其所惡者有四其一惡那樣刻薄的人專喜稱揚人之過惡全無仁厚之意者其一惡那樣忿戾的人身居污下之地而謗訕若上非毀尊長無忠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疆深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于犯上而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拘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往室塞而不通者

敬之心者其一惡那樣疆深的人好剛使氣徒恃其勇而不知禮讓至于犯上而作亂者其一惡那樣執拘的人臨事果敢率意妄為而不顧義理往往室塞而不通者

略云註中則無仁厚等句正發可惡之意須落一層看

曰賜也云云揚明云此亦對上君子言微是伺候窺察自以為知人情偽不孫是無遜讓自以為無所畏

詐是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無所隱○蒙引云微以為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

不奪長而自以為勇者不遜為勇也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略無一毫含蓄之意自以此實直者詐以為直也○又云微以為知小慧之知也不遜以為勇無禮之勇也詐以為直以曲為直也○韓求仲曰二為字是有意自負而忠者

王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室者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室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當於理室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室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

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度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室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詐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



集註 聖賢之所惡云云存

疑云聖人子貢皆是惡人  
小註戒人自警之說不是  
○蔡晉江劄記云孔子所  
惡惡人之不善者子貢所  
惡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  
無警人自警之別亦不可  
分聖賢所惡之優劣也  
所謂惟仁云云里仁爲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惡惡  
之心

集註 聖賢之所惡云云存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宋子曰夫子所惡  
以自警也○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  
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爲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  
惟其達義故惡菓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  
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  
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  
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  
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  
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  
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  
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  
以盡入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  
於微訾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  
入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

子曰唯女子云云存疑云

女子婢妾也○文林貫旨  
云唯是獨難養是難養二  
之字指女子小人言○蒙  
引云養猶待也○疑問曰  
君子待此輩人全要自斟  
酌在不遠不近之間易曰  
畜臣妾吉又曰得童僕貞  
人君處宦官宮妾尤當三  
復於此言  
集註 僕隸  
隸韻會云賤稱也僕也徒  
也○說文附著也師古曰  
屬著於人也  
莊以蒞  
之見衛靈公篇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明齊家御  
下之道

聖賢求人以御下之意  
怨亦去聲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微訾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爲子路而發夫  
聖賢之所惡如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  
者其爲仁矣子貢有焉○雲峰胡氏曰聖賢之所惡  
若有所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訾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  
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  
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問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  
宋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  
君子遠之唯恐不  
嚴怨亦非所恤矣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  
許去  
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  
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

集註 聖賢之所惡云云存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終

微子第十八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六士之名以前篇言群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微子去之云云甲第云去之是去其位以遯于荒野○焦漪園曰三臣行事不同如比干之死其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孔

子出處凡一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蓧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入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伯叔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心緒固足暴自於天下后世若微子之去迹似俱禍箕子之奴跡如怕死恐昧者不無遺論故夫子原其心而揔斷之以仁仁者心之理也去者奴者與死者行雖不同俱是懇惻悟君真誠愛國而合乎理之當然其無愧於心一也○蒙引云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云云宋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集註微箕云云圖史合攷云微子各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

此章見觀人當求其心也



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云云○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箕子圖史合攷云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佯狂通義云佯音羊詐也亦作陽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入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云云淺說云三人之行或去或死或不死迹雖不同矣然原其心微子之去愛宗廟之失祀也箕子之為奴不忍死諫以彰君之惡也比干之死務欲極其君于危亡也是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迹雖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行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故孔子斷之曰殷有三仁焉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

###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

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

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恚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

集註至誠云云蒙引云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存疑云仁者心之德不止於愛愛是仁中事愛

不也於愛愛是仁中事愛



之理能盡心之德亦不外是矣故註曰不拂乎愛云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人臣處變而詐以仁仁以事言

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主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畀九疇殊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

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心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離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人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隲則微子之去



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平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嘒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嘒則似有所嘒而實無所嘒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嘒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

柳下惠云覺路云三黜非限定三次只屢黜不用耳○存疑云柳下惠為士師於魯凡三見黜或人諷其去曰子既不用於此何不去此而之他或者有見用乎柳下惠曰我之屢黜不用以直道也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雖去而之他亦不見用也其必枉道然後可耳若枉道而事人只就此亦見用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是告或人不必去之意也○燃犀解云符子曰鄰人謂展禽曰曾聘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中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非吾心之憂喜

集註士師獄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通義金仁山曰古者民頗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為之其長則為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為士師

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嘒二字蓋自上爻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嘒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嘒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嘒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聲焉於

士師獄官晉齊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黜退也柳下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既士皆掌獄訟者



確乎不可拔者云云易文  
言語  
所謂必以其道云云見孟  
子公孫丑上篇

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記賢人出處而  
見和者之節

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  
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  
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反  
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  
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宋子曰也是如此  
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  
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  
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  
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  
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

以為和而介斲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  
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識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  
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  
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撥而止之  
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免所以黜而復仕  
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  
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  
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  
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  
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  
張氏曰柳下惠仕則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  
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  
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



細註集大成見萬章下篇

賦禮辭云云見孟子公孫  
凡下篇

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  
耦耕荷蓑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  
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  
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  
也。○**勉齋黃氏曰**列三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  
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  
○**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  
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  
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桀下惠謂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  
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  
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  
迫而不極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  
泳嘗云氓毒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  
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  
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

齊景公待孔子云云蒙引云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其言曰若必知魯公所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不  
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氏而二氏之間者待之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惜乎吾老而不能用也○存  
疑云齊景公待孔子讓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又是更端  
說孔子行通承上文意○  
甲第云待是私讓所以待  
之以爵祿言○通義云待  
謂禮遇也○揚明云待以  
爵祿言二曰字皆景公群  
臣擬讓之詞若字作似字  
季氏是魯卿最貴者魯君  
待之最厚吾指景公不能  
是不能待孟是孟氏魯下  
卿君待之稍薄間是不厚  
不薄老是志力衰倦○脉  
云此章待孔子是與其臣  
議待孔子之禮孔子魯人  
也故借魯國季孟為例若  
季氏是極隆故力不能季  
孟之間是隆殺之間然此  
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  
賢了老不能用以孔子無  
迹功也孔子行承上二意

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  
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二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  
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  
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  
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  
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稽亂也稽  
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  
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

論語卷之八



重不用也

論語

卷之六

集註程子曰季氏云云知新日錄焦漪園曰程子云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者愚意不然堯與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亦未為過當乃以季孟之間待之禮便殺矣

章圖云右第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去就之義

以為國自太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生古太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

而去爾

震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

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在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論語



齊人歸女樂

受之是桓子為魯君受之

○通義金仁山曰孔子生

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

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

臣豈有不知其賢而未嘗

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

一旦起而用之論語左氏

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

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而此篇謂季桓子受女樂

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

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捨

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

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

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

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

奪季氏之權以異孔子季

氏亦豈有遜已之權以與

孔子哉自定公之五年季

平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

八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

僅而獲免當

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

季氏亦自不可支矣桓子

於此亦謀所以為止亂與

衰之計故舉孔子

於公而試用之也而政聲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彌羔麻者弗饒賢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

供其職客來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

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少嫗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在陳安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欲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

**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

**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

**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宋子曰也須去只

**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

**太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

必存以為不利者故其信

論語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非正有國者固不可降此為鄰國所視也使桓子而猶為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乏已非矣而又君臣莫為其中三日不朝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膳肉不至而行也而此篇則為為女樂蓋孔子之徐夫於此而特發於膳肉爾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夫郊之必致膳於大夫燹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自矣夫使其致膳猶燹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疎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之出處本末事情也

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竟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悲夫○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欲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細註康樂索隱曰康樂舞曲名所謂見幾而作見易較辭下篇

傳註折衷楚辭卷四九章云今五帝以折中今朱註云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又見孔子世家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去就之義

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楚狂接輿云云講述云楚狂接輿謂楚有狂士迎孔子之車歌而過其前也此輩深隱藏匿姓名不傳記者特因其事提以為號如晨門荷蕢之類○存疑云接輿是迎其車輿也歌而過孔子言迎孔子之車歌而行過之也○覺路云接輿接輿人名莊子屢見之而高士傳乃云陸通字接輿今說者遂謂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皆出附會○蒙引云楚之狂人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鳳兮鳳有道則見無道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去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此章見於楚狂接輿之章



隱此何時也而猶不隱何其德之衰乎且向日之不隱已過之事今不可諫矣然來者之日猶可追那向日之失及今庸不可隱乎已而已而如可就可隱去了今之從政而不隱者危○宜照解云何字怪歎之辭

集註接輿楚人云云圖史合攷云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皇甫謐高士傳云陸通字輿與妻俱隱蜀峨眉山食菌樨實黃菁子壽數百年○魏那代醉五云如接輿入言陸通愚以為非也接輿輿名也漢有接輿接固姓耳○宜昭解云莊子載楚狂名陸通楚昭王聘之曰與其文犧而入於廟乎寧神龜之曳尾於塗乎遂與妻負金而逃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日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

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

音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

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比例論也○雙峰饒氏

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

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靈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

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

孔子下欲云云蒙孔云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而接輿自以為是不欲聞其言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

○存疑云趨而避之其卓然自信可見然其處已則是其處聖人則非雖然當今之世欲求其人不可得矣

章圖云右第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之辭以見高世之行

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益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

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勤諄復

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

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篠稍高朱子曰以其尚不可告語若接

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



長沮桀溺云云直解云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合喙云沮者止而不出長沮長於沮也溺者沈而不返桀溺桀於溺也想是失其姓名記者因其人之實以名之與楚狂丈人一樣○代醉編云余亦以為姓長名沮也高士傳言張良椎擊始皇改姓為長當時必有長姓故良變之如無其姓而創姓為長是自明也漢有襄城侯桀龍雖胡姓然胡既有此姓安知中國無此姓耶是桀溺亦未可謂非人姓名也○水經註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處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此未知何據又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任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集註津濟渡處圖史合攷曰彙苑云

問於桀溺云云蒙引云子路以長沮不答又轉問桀溺想當時子路之問長沮桀溺必見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獨問仲由○又云桀溺曰我看來滔滔者舉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邪言欲變易誰耶且彼在魯不合則去之齊之齊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人之士也云云此又諷子路何必從孔子用流之意也○存疑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為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又云辟人者辟此人就彼人稱冀有善人可遇也辟世者是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不復求所遇也○文林貫旨云皆是亦指滔滔說○杜靜臺筆記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入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輿而不輟徒與與平聲滔滔吐刀反辟去聲擾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云此誰字與下斯人之徒俱兼君民看左盡

集註而汝也通義云訓且而之而

圖云耨者摩田器也○通義云孟子曰播種而耨之

既播有所種乃耨以覆之按韻摩田器也又按韻會

曰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士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

程氏復心曰耕又言耨者初焉耕耕畢而種種畢又

覆耕轉土來蓋之謂之耨想其初是二人並耕後間

只是築溝一人獨耨所以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於

於桀溺則獨曰耨而不輟子路行以云云合喙云自

上至無然宜一讀○蒙孔云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

同群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

岳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為潔耶○宜照解云世盡人也安得有無人之

世而避之其群鳥獸乎所與居者是人類所共講者是人道所與偕者是人倫所與習者是人事

外斯人而誰與見人不可避而人之世又何可避○續讀書錄三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于

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

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沮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而之而

耨者摩田器也

孟子曰播種而耨之

既播有所種乃耨以覆之

按韻摩田器也

又按韻會曰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士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

程氏復心曰耕又言耨者初焉耕耕畢而種種畢又覆耕轉土來蓋之謂之耨想其初是二人並耕後間只是築溝一人獨耨所以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於於桀溺則獨曰耨而不輟子路行以云云合喙云自上至無然宜一讀○蒙孔云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群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岳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為潔耶○宜照解云世盡人也安得有無人之世而避之其群鳥獸乎所與居者是人類所共講者是人道所與偕者是人倫所與習者是人事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耨耨敷

反種也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種聲耨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

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

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

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

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無然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如字

無然猶悵也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

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

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

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

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

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

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

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

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

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趣而見聖人憂世之心

細註民胞物與張橫渠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子路從而云云蒙引云杖所芸之器杖頭必鋪繫謂之杖耳藤竹器蓋籃也植其杖植立也蓋荷篠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子路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蓋知其為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勤分徒遊于遊食而已而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為爾夫子邪遂植其杖而芸草竟不答他○吳仲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圖解云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四休兩手兩足不勤謂不事胼胝勤勞五穀稻黍稷菽不分不知辨上下之宜○楊明云子路乃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責之曰當今君子處世達則憂廟廊窮則業畝訖女有四體不自勤之

女有五谷本有分之命在人之本業而皇皇岐路且問夫子於我我田間之人惟知耕業之儀知孰為爾之夫子乎○宜照解云植而立也芸以手去苗間之草○集註丈人亦隱者包氏曰丈人老人也○圖史合攷曰荷篠丈人葉人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

常恚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與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條徒弔反植音植

丈人亦隱者條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叔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為辨者之候不慧

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

去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子路拱而立註疏云未知所以答○蒙引云不必說心敬之故拱而立然拱而立亦由心生



正子路宿云云存疑云為

黍飯也殺雞為黍野人盛設也○蒙引云殺雞二字不對為黍說言為黍安排飯也言殺雞見其盛也○黍韻會云為五穀之先儀禮疏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詩疏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明黍是貴也

子路曰不仕云云吳省菴

引躍云以義言潔身為輕亂倫為重以潔身之故而亂大倫是知道之不行而不知義之常行也○存疑云聖人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語之意下文所言是也不仕無義一句是揔腦下皆發此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是因見其二子說來蓋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也謂君臣與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之今子欲潔其身則廢君臣之義入之大倫從而遠去以廢義亂倫也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曰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扶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興

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

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

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

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

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

夫子之意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

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

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集註父子有親云云見孟子  
子滕文公上篇



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太倫備於五，皆此所謂潔身而亂太倫，只是說廢君臣

之木。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

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饗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福州

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

意必自見，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此寫本也。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

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總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

雖不潔身以云云存疑云。註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

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特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饗。○**雙峰饒**

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

決性命云云。蒙引云：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謂越了道理以求富貴也。決如水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之正者也。○通義許白雲曰：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決裂此情，則所用者皆發於人欲之私情也。雙峰饒云云：蒙引云：為字不必依饒氏作，作為說則於中無一宜云。

西山真誠長上饒精  
章云：性中無中氣  
論語精義中氣中氣十一



集註 依乎中庸 中庸十一  
章云君子依乎中庸  
或出或處 易上繫辭語

不離於道 中庸第一章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隱者之趣而  
見聖人厚倫之意

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  
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而御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  
終不離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  
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  
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  
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  
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  
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  
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  
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所以仕也特  
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  
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

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任方見得不仕  
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  
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  
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  
所以行義也義則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  
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  
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  
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  
在裏知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  
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  
夫君臣之義又易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  
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  
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  
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  
路雖偃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



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其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于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所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

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處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宋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怍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齋黃氏曰列接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甲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入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大莩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蘧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狂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峰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

文選四書大全 論語十八



逸民伯夷云云淺說云古

之遺世之民如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回皆逸民之徒也七人  
隱逸不污則同其立心造  
行則異○正義曰逸民者  
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  
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蒙引云逸民古逸民也孔  
子下文論列不及朱張不  
知如何○下惠雖和和中  
有清是以均謂之逸民夷  
齊之逸只是遜國當時若  
治平則猶可仕故孟子以  
為避居海濱○微言高中  
玄曰逸散也亦安也猶俗  
所謂自在人也逸民超然  
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  
常格中者也○鄭申甫曰  
以逸字作隱逸解不知柳下惠何曾專王於隱高中玄解逸字甚是聖人渾渾言已之趣操與逸  
民不同耳不可抑逸民以自揚也○存疑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終於不用故列之逸民  
虞仲通義金山曰史記吳世家曰泰伯弟仲雍皆周大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

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奔荆蠻為吳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史傳曰云云左又曰仲雍卒于季簡立云云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乃君吳  
乃封周章弟虞仲蓋周章弟字仲始始封於虞故曰虞仲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  
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  
也  
夷逸不知何人說者以為  
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  
夷逸然當自是一人或不  
知其姓名以夷逸號之耳  
朱張邢疏云王稱謂字子  
子即荀卿所稱仲尼子子  
者履祥恐即周章武王求  
之而不反故亦謂之逸民  
今亦不敢為一定之說○  
圖史合攷曰夷逸夷氏逸  
名鄉姓夷詭諸之裔也族  
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則  
姓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  
仕輕身肆志○揚明云朱  
張字子子即荀卿所謂仲  
尼子子者刑昂氏曰朱張  
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

卷四書九全 論語十八

是其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  
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  
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入此真名言○  
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  
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  
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  
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  
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此章見道貫時中也  
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窟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旬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其志  
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其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中去聲  
柳下惠事見上季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  
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百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甚悲  
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百日  
不怠二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  
也言其生於夷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  
慮對倫而言

也言其生於夷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  
慮對倫而言

論語



其行。困學紀聞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少連合效曰少連東夷人也雜記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云云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曰不降云云淺說云以言伯夷叔齊則不肯少貶其志以屈于人不肯少污其身以徇于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伯夷叔齊歟。通義許白雲曰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志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在明尊卑之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處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處。蒙引云不辱以去周言誠是蓋此章主逸民言也新安以非其君不事云云此不可曉大抵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辱身又重於降志。存疑云夷齊不降志不辱身於是一事蒙引以去周為不辱身以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以行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謂柳下惠云云存疑云柳下惠三黜不去便見得降志辱身處其辭氣容雍而確乎不狂道之意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能不狂道行中慮也。蒙引云言當乎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入意耳。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柳下惠事云云又云註柳下惠事見上尺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記稱云云禮記陳滯註云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寢不脫經帶也憂

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峰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左傳襄公七年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

廢固宜有之。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無不可者不以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其不在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入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耶設有入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耶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其固也聖人無

論語卷之八 論語 八



謂憂戚憔悴○黃葵峯曰  
上有子曰二字則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者人謂之  
也中倫中慮則夫子論斷  
之也云云

謂虞仲云云黃葵峯曰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亦人  
謂之也中清中權亦夫子  
斷之也云云○包氏曰放  
置也不復言世務○蒙引  
云放言自廢自示其不可  
用也存疑云隱居則行  
未必中慮矣放言則言非  
中倫矣然身中清廢中權  
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  
背也○揚明云廢是放逸  
而令人廢之○微言王觀  
濤曰中權說得太好便似  
時中了蓋言本宜謹不宜  
放然二子之放言恍恍自恣使言揚之典不我及而得以自廢於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  
我則異云云蒙引云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不可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可處

安得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姚承菴曰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  
遺然不无自遺逸之意一欲自逸胸中即有不可夫子隨時變易以從道惟不先主逸字於胸  
中也○講述云末節蒙引存疑淺說皆云夷齊仲逸以隱為可仕為不可惠連以仕為可隱為不  
可此說非也逸民都就隱  
講豈有任意柳下惠雖為  
一師亦屢見黜與不仕一  
般少連又無可考若就七  
人中獨指一人為仕便與  
逸民大旨相戾且此篇三  
仁三點兩孔子行與接與  
沮溺丈人而繼以逸民又  
在師摯過齊之前大抵皆  
不遇隱去之意而非聖人  
用行舍藏之本心也故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說者因証仕止久速遂於  
逸民中分隱仕失其意矣  
一說謂夫子兼七人之行  
於一身此尤難通無可無  
不可與無適無莫一般非  
漫然無所可否也只是或  
仕或隱隨時取中無期必

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  
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  
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  
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不可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  
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  
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齊音余○雙峰饒氏曰夷  
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  
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柳  
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  
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則言不先主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  
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善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  
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  
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對行則固  
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  
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  
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  
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與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  
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  
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  
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  
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偏主之意文雖兩平意重  
不必隱逸一邊故以為自  
異於逸民

曰孔子云云見萬章篇  
立心造行蒙引云謝氏立  
心造行不分貽本文此本  
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  
此立心則有此制行矣  
天子不云云得友十字出  
後漢書郭林宗傳

下聖人云云蒙引云下聖  
人一等者謂夷齊無少屈  
也若下惠以下則皆有少  
屈從權處矣饒氏註最好  
但不是正解此意却說得  
夷齊自好 方外莊子  
大宗師篇云孔子謂子貢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我遊  
方之內者也

揚雄揚子法言脩身篇云觀  
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  
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

大師摯適齊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存疑云摯即師摯之始之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見聖人正樂之功也曰大師摯適齊見樂工識樂之正而去  
亂本於聖人正樂之功也○合喙云因國故曰適因地故曰入適則於此不可則去之彼入則終  
身而已矣齊猶是比隣而  
蔡則遠矣蔡猶是諸夏而  
秦則夷狄矣楚蔡秦猶  
是國可居而河漢海鳴則  
荒僻而不可居矣四適者  
去亂適治避地也三人離  
辭索居避世也

樂官之長蒙引云前只云  
大師魯樂官而此云魯樂  
官之長對下文其屬而言  
亞飯干云云蒙引云不言  
初飯者或大師少師掌之  
或當時無其人丁或其人  
不夫必有掌初飯者然朱  
子又曰諸侯三飯則初飯  
無子然據事情以初為亞  
以三為四似亦難必○圖  
史合攷引通志氏族略曰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

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揚雄

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

子斷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

反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違雖立於惡人之朝未  
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  
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自失  
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  
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  
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素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  
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  
之撰矣宋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  
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  
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神雍俱逃

此章謂魯樂官之去亂適齊之不可為也  
大師魯樂官之長蒙引云前只云  
大師魯樂官而此云魯樂  
官之長對下文其屬而言  
亞飯干云云蒙引云不言  
初飯者或大師少師掌之  
或當時無其人丁或其人  
不夫必有掌初飯者然朱  
子又曰諸侯三飯則初飯  
無子然據事情以初為亞  
以三為四似亦難必○圖  
史合攷引通志氏族略曰  
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

之時神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  
為耳况其不去太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太司樂王太食

朔日與月半以樂有食時也有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

補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  
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  
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  
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



備各有樂師云云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為氏云

**細音**白虎通云云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平且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脯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鼓方叔**云云包氏曰入謂居其河內

**播非**鼓武云云圖史合攷曰闕里誌云非鼓鼓面闊四十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繚以牛漆架架之

**少師**陽云云圖史合攷云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鳴

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 播鼗武入於漢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 少師陽擊聲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細音**望羊蒙引云羊善望也虎視

**集註**未必夫子云云通義云以章首無子曰二字故知

**周衰**樂廢鄒嶧山折衷云大意重在夫子正樂之功上不重魯之衰意伶人章圖云伶盧丁及亦作冷黃帝命伶倫造樂故作樂工謂之伶人及魯

**益衰**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之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輩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尚能如此况識先王之正

### 海海島也

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入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入黯然而默頽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益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

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

之其後伶音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

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樂者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舞八佾於季氏歌雍於三家為僭後伶人矣故皆去之  
如有用我云云見子路篇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記賢人去就以見政俗之衰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大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攝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土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

周公謂魯公云云燃犀解云謂訓也○淺說云昔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記有曰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不外乎親親任賢故用人而已彼親乃王家相待之一脉也苟施其親則親之道廢矣必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于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為安危之體薄矣必也專其權而小其功迫久其任而不速其功使大臣不至于有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也苟棄其子孫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也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大故則不棄也人才之生天下國家之利器也苟責備於一人則用入之意刻矣必也因人能授任其不能者不强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此數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汝之就封尚不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哉○諸說辨斷云董思白曰此章以篤親作

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不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此章見立國貴忠厚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



至而厚大臣厚故旧皆推親親之心以及之則由此而選用人才亦不過刻所謂無所不厚者也○存疑云不施其親即篤於親○又云四者皆忠厚之道乃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又云人不能全才各有所長若求備於一人別有一得之長者皆有所棄矣○文林貫旨云親以九族之親言大臣是在上位的故旧就世臣之家說○孔安國云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人則去聲上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土之後以嘆周之去也哉○雙峰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未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土不弛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峰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

周有八士云云淺說云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在昔周室盛時一母所生者有八士焉其初乳所生者伯達伯适也其次乳云云其三乳云云其四乳云云夫四乳而生八子固已異矣而八子之生皆賢豈不為尤異乎周室人才之盛如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諸說辨斷云羅近溪曰周之盛時人才不可勝紀此八士者只據一家統一家如此天下可知而今也則亡矣八士乃南宮氏文王時為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伯适散鹿臺之財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一母四乳生八子是晦菴子疑出的以伯仲叔季四子俱雙耳亦難必其真○圖史合攷曰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為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南宮伯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

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叔夜叔季隨季駟此章見周人人才之盛也瓜反○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各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未賢人之隱迹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



其行事不少，樂見云。○馬融鄭玄曰：八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使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伯達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周書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乃乃屬翼於尹士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八士墓在咸陽縣。○白虎通云：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子，叔者弟，季者幼也。○通義吳氏程曰：駟鳥瓜反合正其音，更作古花反音瓜。○集註一母四乳，乳謂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姪言。蓋一母四乳而

其有傷於思，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古之心乎。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淡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聲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

生八子也。張子曰：記云云通義東嘉史氏曰：太師適齊章集註以為未必夫子之言，未章放此則此所謂有所傷有所思者亦記者之意，未必皆夫子之意也。又每有惓惓云云通義東嘉史氏曰：集註於三仁諸人之下則曰：既者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數子之下則曰：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上曰既皆下曰又每，正是相對言之，故其下又總結之曰：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皆之一字便可見總包上二節。說子至此乃曰：在陳之歎蓋亦如此，此字即指上文衰世之志而言。言在陳之歎亦衰世之志，耳下文所謂數君子者亦但除三仁在外。若逸民諸人亦皆在其中矣。參以上下文勢，則中間所謂意亦如此。此是指衰世之志而言，而非指惓惓接引一邊而言。明矣。合而言之則稱贊品列三仁諸人，惓惓接引接輿數子與在陳之歎而思魯之狂簡三者皆聖人衰世之

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往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收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志也若是盛世則治教休

明人才衆多自在中行之士可以傳道聖人亦不必遠無既往之諸賢近接逃世之數子與思不

知所以載之狂簡矣倦倦通義云音權亦作拳○中庸拳拳服膺注拳拳奉持之貌○字彙云倦倦謹也○劉向傳雖

在耿臥猶不忘君倦倦之義也無間然泰伯篇云禹吾無間然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記善人之多

謂君子亦謂之君子

志而不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此以言其類也

### 論語集註卷之十八終

此以言其類也



